

## 爷爷，我为您许个愿好吗？

敬愛的胡爺爺：

您好！

胡爺爺，我想像往常一樣給你寫信，但有一句話，以前我一直重複放在信的開始，現在卻不敢動筆寫下了。以前，同樣的一句話，更多是為了禮貌，並不期待明確的回復，然而現在，我懼怕回復，為了躲開那可怕的一切，我選擇放棄信的開始。

2015 年的 11 月 7 日，我許下了一個願望。

那天，您和徐爺爺來到了成都，我們相約在川大見面。我和十多位同在成都讀書的同學都到了川大，也許是因為不想遲到，也許是因為急切的想見到您，早早的，我們都不約而同地去了約定的地方；在短暫的等待中，我認識了一些同學，以前的我們並不曾認識，但因為您，我們認識了，這是那天奇妙的開始。天氣，有些風，有些冷。坐在木凳上的我，一想到要見到您，手腳就顫抖了幾下，也分不清究竟是因為冷還是慌亂的激動，只等大家到的差不多，去了教學樓門口，心才定了下來。

您們到了。第一眼所見，便是慈祥的笑容，緊跟著，我也笑了起來。這是我第二次見您，第一次見徐爺爺，自然對您要親切些。您和我們一一握手，有那麼一刻，那麼幾秒，我切實的感覺到了來自您手

掌心的溫度，讓一切寒冷都蒼白無力。這是我們第二次握手，第一次是在 2013 年的八月份，我們第一次見面，陌生的感激，遠遠不必這一次深刻。那年，在學校小小的臨時會議室教室里，高中剛畢業的我見到了您和鄧叔叔，您和我們談了很多，包括學業、理想、生活，那時的我只有對未知的朦朧的期待，什麼都不知從何說起，回答也是膽怯而模糊，時至今日，我早已忘了當時自己的回答，卻唯獨沒有忘記您向我伸出的那隻手，一剎那間，我明白自己應該長大了。後來，我曾想，當時的您們對窘迫不堪的我會留下什麼影響呢？我不斷猜想，但這些我都無法預知。第一次短短的會面，很慢而又很快的結束了，您們去了別的學校見別同學，輕輕的，似乎什麼都不曾留下，只留下一頂米白的帽子盛著無盡的期待。您等著我們實現自己的理想。

您不是我的指導者，我們本應該是陌生的。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對您越來越熟悉呢？是從一封郵件開始。開始的一年時間裡，我一直給鄧叔叔寫信，寫感謝，寫生活，在規定的時間範圍內發送出自己寫的每一封信，一切都規規矩矩的進行著。去年，我臨近七月中旬還未發出郵件，您發來郵件關心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，我忙忙把郵件寫好了回復給您，除了平日節假日的祝福外，那是我們第一次正式的通信，從那以後，我更多的與您通信，郵件也就漸漸多起來了。在郵件中，我會寫一些新近發生的事情，有歡笑，也有煩惱，有許多平日不會對任何人表露的想法，起初我以為自己寫下的長而無聊的內容，您應該不會看完，在表達自己的想法時便越發肆無忌憚，但您總會細心的給我回復，給我建議和鼓勵，讓我感覺到您細細的關心。您認真的態度，

讓我對郵件也認真的期待，每一次發出郵件后，期待而又緊張地等著下一封信的到來。我們最近的通信是在五月份，您問我的人生規劃，我告訴您我想讀研究生，儘管您讓我做好多方面準備，但您仍選擇了無條件的支持我，我從未告訴您，在這件事情上，您是第一個正面支持我的人，那是一種與父母同意我考研時不同的感覺。

秋天快要到了。現在，距離我們上次見面也快要一年了。8月21號，我收到了您發出的匯款通知。臨近開學，我8月25號就來到了學校。我還沒給你寫信，我想下次給您寫的時候，就告訴您暑假我心境的變化，您有一種治愈的能力，能讓我元氣滿滿；懶散的我過了一個懶散的暑假，對考研有些底氣不足，您能給我信心和希望——這是我深植于心底的無意識。我沒來得及寫下那些想對您說的話，卻突然得知一個可怕的消息。您不在了，您再也不會給我發郵件。

我得知這個可怕的事實時，已經是28號了，還是通過一位同學發出的悼念才知道的，第一眼看到那條說說時，我體會到了心涼而重的感覺，我很震驚，我難以相信，問了同學才不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天空由藍轉黑，那是我的整個世界。在那之後，我加入了“HK 慈恩—致知助學”群，知道了更多關於您的事情，看見了很多張您和同學的合影，我才知道自己是多麼的自私，面對您不求回報的無限關懷，我的關心顯得那麼的吝嗇。我看著許多同學對您寫的話，我更加悲傷，淚水抑制不住地留了下來，明明上次見面您還那麼健康，明明您是那麼好的一個人啊！但是，時間對您是多麼的殘忍，生命是那麼脆弱，您

突然的就不在了，哪兒也找不到。我想寫些什麼，但卻不知寫些什麼，我不想寫下任何承認您不在的話，也不想表現出任何的脆弱，在您的面前，我想做一個堅強的孩子，所以在群裡悲傷瀰漫的時候，我只發了“爺爺”兩個字，便退了出來。今天是 31 號了，三天的時間里，我看著同學們的發消息，回想起見面時的種種情形，抑制不住地想要寫些什麼；在您人生的最後一程，我無法給您陪伴，我想寫些什麼，讓您看到，這于我是莫大的幸福。

胡爺爺，我在想念您。沒有您的世界，許下的那個願望要如何實現呢？我一定要去香港看望爺爺，這是我 2015 年 11 月 7 日那天許下的願望，這個願望還沒來得及，就已經瀕臨滅絕，這一次，您終於不再守著約定，當了逃兵。我不曾預料到，那天竟然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。在那短短的幾個小時里，我們大家一起笑著、吃著、聊著，聊人生，聊生活，聊感想，更多的時候，我是安靜的在一旁，看著您和同學們聊天，即使是喝茶時坐在您旁邊的旁邊，也不多說話，整個聚會結束，我和您說過的話總數都不超過三十句，我很侷促，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便乾脆不說。我很羨慕那些和您暢所欲言的同學，而我缺乏勇氣，當時的我想，也許等我香港去找您時，我就能和您愉快的聊天了吧，這個虛假性的幻想，讓我錯過了和您最後的面談機會，我不只一次後悔，但後悔在事實面前顯得無濟於事，錯過了就是錯過了，這或許是您對我敲響的警鐘吧。我無法改變一切事情的結局，但我們的約定，現在換我來守護，而當了逃兵的胡爺爺，在另一個世界里也要幸福啊。

胡爺爺，我已記不清這是我第多少次這樣叫您。曾有一段時間，每次給您寫信，我總稱呼您為胡叔叔，但不知怎地，您似乎總嫌我把您叫年輕了似的，每次的回復的文中和結尾總強調自己是“胡爺爺”，後來，我就順著您改叫胡爺爺，這個稱呼總讓我感覺到親切，現在想來，稱呼改變的事，還真是有趣。時光給了您滄桑，卻並未雕刻您歲月的年輪，您比我們年長，但卻朝氣蓬勃，或許稱您為“老頑童”更為恰當吧。當您看到我寫的這句話時，您會有什麼反應呢？想想就充滿期待呢！我多麼期待您會給我回信，可現在誰來滿足我這個小小的願望呢？學長有一句話說的很對，您是我們大家的爺爺，而非誰個人的，胡爺爺，我們大家的願望您還在期待著嗎？您曾說，希望我們好好學習，實現理想，儘自己的力量，幫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，這個希望是為了我們，為了社會；同樣的話，您說過好幾次；但您從未談及過自己，也許您在生活中早已經忽略了自己吧，對啊，您就是這樣一個人啊。

胡爺爺，這一次，我們是真的要告別了嗎？從前，我曾很多次與人揮手告別，但現在，我的右手抬不起，左手也不願意抬起，我想讓這次的告別也和前兩次一樣，您輕輕地來，輕輕地走，留下漫天的彩雲，而不是現在的空白天空。有人說，一次告別，天上就會有顆星又熄滅。胡爺爺，屬於您的那顆星在天上的那個角落呢？現在躲去了那兒呢？我無從所知，但我知道，無論您在哪裡，您的那顆星總會給我以指引。您是我的榜樣！在另一個世界里，您依舊是您——可親可近的胡爺爺，願您快樂！

四川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学院 2013 級 陳嘉玲

2016 年 8 月 31 日